

「花月醉雕鞍——大唐金鄉縣主展」 陶俑生動展現女貴族絢彩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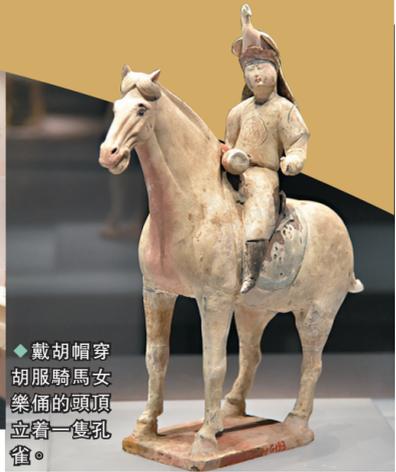
公元722年即唐玄宗開元十年

宗開元十年，大唐開國皇帝李淵的孫女、唐金鄉縣主李氏在長安去世。當時正值唐朝國運最昌盛、經濟最繁榮的開元盛世，唐皇室按照金鄉縣主二品命婦的規制禮儀，下葬時幾乎將她生前的繁華生活全部都搬到了墓裏。1991年，西安東郊灞橋鎮一家磚廠的取土工人，偶然間一鏟子下去，再次打開了這個塵封千年的地下世界，一幅唐代貴族女性生活的長卷徐徐展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身着唐裝的表演唱藝人為展覽增添氣氛。



◆戴胡帽穿胡服騎馬女樂俑的頭頂立着一隻孔雀。



◆大唐縣主的私人「胡風女子小樂隊」。



◆露髻馳騁的騎馬女俑。



◆騎馬狩獵女俑的馬上還帶着「狩獵夥伴」。



◆騎馬彈箏女俑



◆倭墮髻襦衫長裙女立俑展現出唐朝女子的優雅自信。

今年國慶期間，以唐金鄉縣主一生為敘事主線的原創展覽「花月醉雕鞍——大唐金鄉縣主展」在西安博物院正式開展，展期至明年3月31日。這也是金鄉縣主墓發現30餘年以來，首次對該考古發現最全面、最系統、最深入的主題展現，181件(組)珍貴文物集中亮相，引領觀眾觸摸歷史，回眸千年前的大唐，感知盛唐的溫度。

縣主是我國漢唐時期皇族女子的封號，金鄉縣主為唐高祖李淵第22子滕王李元嬰的第三女，她不僅出身顯赫，同時一生更是歷經中宗、睿宗、武周、玄宗數朝，見證了唐王朝從開疆拓土走向全盛的輝煌歷程。

每組文物是生動歷史畫卷

展覽由「大唐縣主」、「生逢盛世」、「多彩人生」、「和鳴于飛」四個單元組成。眾多的文物珍品，與每一個主題和時代緊緊相扣，步入展覽現場，觀眾既可以「駐足」長安水邊欣賞多麗人的風景，亦可以「跟隨」大唐儀仗隊一覽唐代美女靚裝出行、馳馬奏樂的英姿，還可以深入感受胡人架鷹帶豹、攜犬狩獵的異域風情。展覽通過墓葬出土的金銀器、三彩器以及彩繪陶俑等文物，多角度展現這位唐代貴族女性的絢彩人生，全面呈現長安上層婦女自由、開放與熱情。

金鄉縣主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幾乎都處於大唐國運最昌盛、城市生活異常活躍的時代。生逢盛世，特別是在這樣一個並蓄古今、博採中外的社會環境中，貴族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她們着男裝、穿胡服，參加宴飲，遊獵，日常生活極其豐富。獨特的時代文化也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塑造出別具一格的繁華盛景，呈現出氣象萬千的大唐盛世。

本次展覽展出的眾多彩繪陶俑，色彩鮮艷、造型生動、形象逼真，不僅是盛唐陶塑藝術品的典型代表，其中的每一組或一群陶俑更是一幅幅生動的歷史畫卷。「你看這件露髻馳騁的騎馬女俑，梳着唐代女性特有的倭墮髻，穿着鮮艷亮麗的窄袖衫和長裙，生動地再現了盛唐時期女子騎馬出行的風尚。」展覽現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唐朝時很多女性都會騎馬，金鄉縣主生前就經常騎馬出行或狩獵，而這些彩繪陶俑正是金鄉縣主日常生活的再現。「你再看那幾件架鷹抱犬、帶豹馱鹿的騎馬狩獵俑，有的騎着高頭大馬，馱着自己的獵物，有的

帶的則是小獵豹、狗這些『狩獵夥伴』，惟妙惟肖，形象逼真，是唐代貴族酒足飯飽之餘逐獸山林、射飛苑中的真實寫照。」

女子樂隊凸顯唐代文化包容

在金鄉縣主生活的年代，唐王朝對西域的經營成效顯著，設置都護府，開通道路，列置驛館，確保了絲綢之路的暢通。也因為如此，中亞的樂舞、雜技和魔術，南亞的音樂、美術，西亞的馬球等紛紛湧入長安。融合了世界文化背景的中亞、西亞和南亞文化，從首都長安傳播到各地，呈現出「風動於都市，而聲聞於四野」的長安氣象。

展覽中的一件戴胡帽穿胡服騎馬女樂俑特別引人關注，這件彩繪陶俑面容圓潤，秀目櫻口，身穿白色圓領窄袖緊身長袍，與跨下的駿馬融為一體。其腰間繫有一個通身深紅色雙手拍擊式小腰鼓，小巧玲瓏，似乎正在演奏。特別讓人感到驚奇的是，在她的胡帽之上，竟然還站立着一隻開屏的孔雀，色彩鮮艷絢麗，動感十足。

另外一件騎馬彈箏女俑，胸前抱着我國傳統彈奏樂器箏。雖然現在僅存曲木音箱和一小段腳柱部分，但從女俑目光前視，左手輕撫樂器的神態中，可以看出她正在和夥伴們一起合奏。騎馬吹箏女俑，則着胡服戴胡帽，雙手緊貼箏架，表情投入，似乎正在隨着樂曲起舞。

專家表示，絲綢之路引入的不只是胡商會集，藝術、胡服、胡樂等更引領了盛極一時長安風尚。這些陶俑所持的腰鼓、箏、箏架與銅鈸等，均為西域東傳的富有異域情調的樂器，胡風濃厚，其組合形式輕快簡潔，擊奏、彈奏、吹奏之器齊備。而從她們的神態和動作結合來看，儼然一支大唐縣主的私人「胡風女子小樂隊」，「生逢盛世的唐代女性恰好遇上外來文化的大量湧入，孕育出古今中外空前的大交流、大融合，折射出的除了大唐的繁華，更有一絲

『曾有西風半點香』的異域味道。」

禮冠試件做工精緻極為罕見

金鄉縣主的墓中，不僅出土了貴族婦女用來盛放化妝品的粉盒——蚌殼，以及一些仿生活器皿的隨葬品，同時還有首次亮相的金鄉縣主冠飾殘件中的一組銅絲和鑲金銅花飾極為珍貴。近距離觀賞這些飾件，做工精緻，有些部件僅有指甲蓋大小，但還是運用了鏤空、鑲嵌等多種工藝，即就是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依然精美，體現了當時金銀細工的工藝之高。而經與以往出土的唐代女性禮冠實物對比分析，該組文物應是禮冠的殘件，為唐代二品命婦禮冠構件(尤其是花樹)的形制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實物資料。

在眾多的彩繪陶俑中，兩件或為金鄉縣主侍女的倭墮髻襦衫長裙女立俑引來很多觀眾爭相拍照。這兩件女俑色彩鮮艷，紋飾精美，雙手攢在胸前，身體微微向裏側，臉又在向

外轉，從裏到外洋溢的羞澀、可愛，除了甜美，更展現出唐朝女子的優雅自信。

據介紹，這些和生活有關的元素，既體現了女主人金鄉縣主顯赫的身份與奢華的生活，亦體現出了在大開放、大包容的社會氛圍中，各式各樣新穎奪目的物質與精神風尚，已悄然浸潤着金鄉縣主的日常生活，並在其一生中落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精美的唐代二品命婦禮冠構件。



◆騎駱駝胡俑



◆絲綢之路的暢通使很多外國人定居長安。

民族融合推動中西方交流互鑒

絲綢之路的暢通給唐代經濟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西市是長安城最大的商業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眾多來自異域的奇珍物產，使唐代長安人的生活變得十分多樣。不僅駱駝在長安會參與到唐人的狩獵出行活動之中，西域馬匹更加滿足了唐人對寶馬良駒的喜好和追求。

此次展出的騎駱駝胡俑和騎立駱駝胡俑，駱駝均為雙峰駝，昂首挺立，其上的胡人面貌特徵明顯，雙手牽韁，似乎正行進在長安城的朱雀大街上。

剪髮短髮，束尾上翹，高大挺拔，四肢健壯而修長，栩栩如生，貴氣十足。此外，從西亞、中亞傳入

長安地區的峰牛，是一種後頸部有隆起肉塊的牛，唐朝時隨着絲綢之路傳入過長安，逐漸成為唐人重要的出行工具。

西安博物院工作人員表示，金鄉縣主顯赫的皇族身份，以及豐富的文物，從一個側面展現了唐代的繁榮昌盛與文化藝術高度發展的成就，當時民族融合及絲綢之路帶來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鑒的情況也可窺一斑。希望通過展覽，能讓更多的人了解到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一起「走入」那個輝煌的盛世。



◆架鷹抱犬、帶豹馱鹿的騎馬狩獵俑。

恒雅藏珍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馬上雅器高足杯

「葡萄酒夜光杯」，現代人在飲用葡萄酒的時候，為避免掌心溫度影響口感，通常都會使用高腳酒杯盛載。而在中國古代，同樣有一種上為杯或碗狀下設高柄的把杯，被稱為「高足杯」。

雖然高足杯早在出土的殷商青銅酒器中，便可見其身影，但在收藏界中最常見的高足杯形制，形成於元代。《中國陶瓷史》中明確指出：「四系小口扁壺、高足杯、僧帽壺及多穆壺是元代的新創品種。」高足杯修長的把柄為馬背上的

蒙古族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既可將杯繫於腰間或掛在馬背，又能以五指抓握的豪放方式飲酒，是蒙元民族善騎喜飲的體現。因此，這種為馬上飲酒而製的高足杯，又被稱為「馬上杯」。

每個朝代的高足杯都有獨特的時代特徵。元代高足杯最典型的式樣，可參見「元青花龍紋高足杯」，口微微外撇，而與把柄連接處則較為飽滿，比之傳統杯型更近似碗狀；把柄處採用竹節式樣，由上及下漸漸外擴展，使整體器

形更為穩重。而隨着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漸漸適應中原農耕社會的生活方式，高足杯的器形亦得以保留，且進一步發展出高足碗、高足盤等盛放果實的器皿。

到了明代，由於官窯出品瓷器開始標註年號款識，高足杯的中空部分亦會局部施釉，以書寫款識(可參考「明成化門彩花卉紋高足杯」及「明正德青花花卉紋高足盤」)；至於清代高足杯，把柄相對較短，整體感覺更清秀小巧(可

◆元青花龍紋高足杯

◆明成化門彩花卉紋高足杯

◆明正德青花花卉紋高足盤

◆清雍正青花八吉祥紋高足杯

參考「清雍正青花八吉祥紋高足杯」)，不似元代高足杯給人的豪邁之感。

高足杯在拍賣市場上亦因其典雅的造型，而屢創佳績。2019年10月，香港蘇富比就拍出一件明宣德青花海水雲龍紋高足盤「大明宣德年製」款，連佣成交價7,496萬港元。